



官反

省心雜言

全

七

二十五
刻戒立

二十三

冊-13
977



門 13
籍 977
卷

襍祖合切五粒相合



紆至屬云居切緩也解也或作舒字寔受賞臣切義同作疾各切也顏色也

省心襍言原叙

夫入德之門莫大乎知知斯能至知而不至者有矣未
有不知而能至者也是以教雖多術一言以蔽之曰知
故有志于天下國家者亦以致知為本寓直敷文閣領
天台祠事河內李公知而至者也昔獲見之于夔峽今
三十年公日以通顯分符將指歷官中外至八易使節
凡可以利民為國有知必為嘗因將漕帝畿數被召對
竭忠以告上省費以紓民力行所知不少遜避故于仕
已而無喜愠俯仰而無愧怍然以是受知于君亦以是

省心雜言原序

明治三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書末

取異于世。其表著于時者如是。有松楸在巴蜀。將歸過
九江。以省心襍言一編相示。皆平昔銘諸座右者。曰。每
患知之弗至。有得于心。輒榜之壁。以自警。兒輩錄而藏
之。積之久。至如此。雖然。其敢示他人哉。姑欲付子孫。以
見吾志云耳。于時者之所自也。其多至數十百章。旁見
襍出。從容中道。無所不用其極。非明于憂患。與故知至
而至之者。不能如已試之醫方。以儲之實聚。盡廣其施。
俾人得而知誠意正心。推之以及於天下國家。是乃竭
盡所知。報上化俗之一端。而亦公所當任也。紹興庚辰

三十八

姊_子為_心實切淫妹也
又與姪同

八月初吉。廬阜老圃祁寬謹序

見性自悟。門入者不同。十妹_下以士舉訓兒孫。襍言相示。
敷闡經子。與先聖道不悖。惜乎桂林地下。先生不親見
之。丙子春。林下老人鄭望之書

夫人心者。天之靈也。不可不察。察之之道。在於慎。慎之之道。在於敬。敬之之道。在於誠。誠之之道。在於明。明之之道。在於博。博之之道。在於審。審之之道。在於詳。詳之之道。在於微。微之之道。在於至。至之之道。在於極。極之之道。在於盡。盡之之道。在於歸。歸之之道。在於一。一之之道。在於道。道之之道。在於德。德之之道。在於仁。仁之之道。在於義。義之之道。在於禮。禮之之道。在於智。智之之道。在於信。信之之道。在於忠。忠之之道。在於孝。孝之之道。在於悌。悌之之道。在於友。友之之道。在於愛。愛之之道。在於敬。敬之之道。在於誠。誠之之道。在於明。明之之道。在於博。博之之道。在於審。審之之道。在於詳。詳之之道。在於微。微之之道。在於至。至之之道。在於極。極之之道。在於盡。盡之之道。在於歸。歸之之道。在於一。一之之道。在於道。道之之道。在於德。德之之道。在於仁。仁之之道。在於義。義之之道。在於禮。禮之之道。在於智。智之之道。在於信。信之之道。在於忠。忠之之道。在於孝。孝之之道。在於悌。悌之之道。在於友。友之之道。在於愛。愛之之道。在於敬。敬之之道。在於誠。誠之之道。在於明。明之之道。在於博。博之之道。在於審。審之之道。在於詳。詳之之道。在於微。微之之道。在於至。至之之道。在於極。極之之道。在於盡。盡之之道。在於歸。歸之之道。在於一。一之之道。在於道。道之之道。在於德。德之之道。在於仁。仁之之道。在於義。義之之道。在於禮。禮之之道。在於智。智之之道。在於信。信之之道。在於忠。忠之之道。在於孝。孝之之道。在於悌。悌之之道。在於友。友之之道。在於愛。愛之之道。

省心雜言二序

仲尼之學。至今光明碩大者。曾子傳之于無窮也。曾子之學。自一日三省其身為本。三審也。非數也。後世讀之。之不詳。不可不辨。此省心子之意也。因閱雜言。乃表而出之。三十年孟冬旦。吳興沈濬題。

小補句會存句題田黎
 切說大額也。一日署也
 書題也。孟子題梓呀
 以題字孟子之書

出之三十卒孟冬且吳興武新賦
 之不精不何不精也省心于之意也因閱新言八錄而
 之學自一日三省其良惡本三審也非煩也然世間之
 中以此學至今未即而大者皆于其下而無所
 省心雜言三序

省心雜言三序

此心之用與天地相為無窮而或者梏于區區之形體
 受役于物恬不知反以其未之省也提刑敷文平居訓
 飭其家言雖不一總而名之曰省心所以遺子孫者豈
 不大哉丙戌正月上旬玉山汪應辰書

不火造丙寅五月廿五日王山到燕京書
 讀其家言親不一絲而公之曰省心齋以數千絲書
 受於千絲計不賦又以甚矣之各山對照文平不
 出心之思與天賦琳蕪無復而如蒼苔千湖湖之
 省心齋言三序

省心禱言四序

敷文以家訓一册見示名以省心禱言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所謂省心者防危精微以復其初屏偽進
 德以臻其至如斯而已戊子暮春揭陽王大實書

以類其至。破俱而。予。及。千。暮。春。游。蜀。王。大。寶。書。
 高。心。卷。日。出。則。謂。省。心。卷。初。成。然。猶。以。其。味。似。而。滋。
 鼓。心。新。錄。對。然。對。一。火。時。源。中。又。曰。於。縣。心。卷。日。於。於。
 題。文。以。宋。備。一。批。及。示。及。以。省。心。雜。言。書。曰。人。心。對。於。
 省。心。雜。言。四。卷。

2

乾隆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省心雜言一卷

宋李邦獻撰。邦獻懷州人。太宰邦彥之弟。官
 至直敷文閣。是書在宋有臨安刊本。題為林
 逋撰。或又以為尹焞所撰。至宋濂跋其書。則
 謂逋固未嘗著。焞亦因和靖之號偶同而誤。
 皆非其實。而王昶所編朱子語錄續類內有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據。當定為
 沈本。陶宗儀說郛錄其數條。仍著為林逋所

作造無定論。今考永樂大典具載是書。共二百餘條。蓋依宋時槧本。全帙錄入。前有祁寬鄭望之沈澹汪應辰王大寶五序。後有馬藻項安世樂章三跋。并有邦獻孫耆岡及四世孫景初跋三首。皆謂此書邦獻所作。耆岡且言曾見手藁。而辨世所稱林逋之非。其說出於李氏子孫。自屬不誣。又考王安禮為沈道原作墓誌。具列所著詩傳論語解等書。並無省心雜言之名。足證確非道原作。宋濂遽因

要句會讀。又公英切。先王有至德。要道註。管衆為要。增句。樞要。○字彙。去聲。一笑切。範序書法也。云也。

曰句於英切。孝經疏窮理之至。以也。要會也。凡要也。解畧與句會同。

朱子語錄定為道原。其亦考之未審矣。其書切近簡要。質而能該。於範世勵俗之道。頗有發明。謹釐正舛誤。定為李氏之書。而考證其異同如右。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faded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省心禱言

宋 李邦獻 撰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非聖賢不能。一本云。有聖賢之氣象。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孟子公孫丑上篇孟
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南也喜言則
拜朱注喜其言以而
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周子曰仲由喜言過舍
名無窮言今人有過不
喜人規如祥疾而忌
賢寧溺其身而無悟
也噫程子曰子路告
之以有過則喜之可謂

百世之師矣。朱注云云。書曰。禹拜。且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居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省心雜言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於人言于人。也。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知足則樂。務貪必憂。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匿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人也。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諾輕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于親。則子孝。欽于人。則眾欽。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匱。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勉強為善。勝于因循為惡。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

省心雜言

坦字書他曹切平吏也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廢。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之本。

可不省諸。

大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鷦鷯深林一枝之樂也。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以已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

皆敵國。漁獵不同風。舟車不並容。飲食嗜好。禮義貪殘。

四夷與中國。殊絕若冰炭。

一本無以上云云。下段至于云云。誤接身外皆敵國句下。

至于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六合之內可行。

一本六合上有

非但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

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止。

一作制。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善惡報緩者。非天疎網。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霜雪。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

薄于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以忠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貧。以潔沽名者。汗。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于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許居渴切。故人之陰私也。

為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于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容不可以馭下。

天下有甚于飢食渴飲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或以為

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為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于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耳。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為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于世。苟以孔孟之道。反求諸已。則知捨孝弟。不足以為人。移孝弟為忠順。則立身行已之道當然。世或可稱。一作世何稱。已何能之有。前輩論醫云。閉戶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古今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于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

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且夜。自不知為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知不足者好學。耻下問者自滿。一為君子。一為小人。自取何如耳。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自天。然無有不由已者。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

溯于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群馬于平陸。集多士于大廷。非駿足奇才。不可得先。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耻。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

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

况可為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

子之一瓢也。

四馬為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以斷為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有^{捨生}取死之道。何也。見善不明耳。

教子弟無他術。使耳所聞者善言。目所見者善行。善根于心。則動容周旋無非善。譬如胡越交居。再世則語音變。幼則視父兄。長則視朋友。雖然。善惡有種。視先世如何耳。

執事倘恐作僮為
是僮字原他甚切
或然之辭

有過知悔者不失為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倘來。道德仁義在我。謂之自得。倘
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輕公卿。君子所以修天
爵。而人爵從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聖
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所見而陳之于君。
不以犯上為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
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詆訐。無益于世。愚以謂
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

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于民。不亦美
歟。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齊家則
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
朝一夕之事也。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固存。一作雖妻子
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為臣之道。則爵祿安能一作易
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
謂良知者。其可忘乎。

維維翼佳切繫也紘也
隅也字彙云天之四維也
東南西北人之四維也
安也豫樂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入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已之當為。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于人也。以禮義為交際之道。以廉恥為律已之法。遊息于是。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患預防之理。所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改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反。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無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

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為君子。昧此為小人。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心可逸。形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于勞。而常休。樂生于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毀譽襍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惡

字彙法。胡本切。水雞。又曰。濁也。清字彙。何文切。水濁也。又。亂也。

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官，能効一職，行其所當為，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如黑白也。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人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智，捨則愚。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于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于君者，不必問品秩。

黼藻太平，戡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于君，不若

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于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聖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聖賢或可欺，大哉所謂為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為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位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為己重者，不知立功名。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

淳儉切實也朴也

執中梅下木當作本

而識見明。忠義之士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也。不固而效。樂於財。樂於色。水既竭。養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不
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邇及
遠而俗變。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
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
人。則全交。
士大夫若止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

詩魏國風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慄然如履
冰。岌然如臨淵。有媿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
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堂下遠于千里。况于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有
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人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詳陳
之。則都兪之間。可以弭禍亂。不兵而致太平也。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
強。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能自愛者未必能成人。自欺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也。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于君上。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于長上。

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子忠臣不容見于治世也。僕竊疑之。有人能克諧六親。欽

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小補句會云六親前買
誣傳志曰父母兄弟
妻子前礼志注今從
父昆弟從祖曾祖等
族昆弟
執中按正忍当作匡莽
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嘗謂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蓋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獲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甲冑之士。可以責以禦侮。州縣之吏。不過委以簿書。事聖君而變薄俗。病在不為耳。

簿字真裴古切籍也

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如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繆字眉救切七謬字
字彙又辰也絀繆也

費萬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餒者幾千百人。處艱
 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昔思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恬
 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
 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
 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行思以下別行

用心專者。雷霆不聞其響。寒暑不知其勞。爲已重者。不
 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及後。行四通八達之衢者。
 不迷。思太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情通。而可
 以誠達。况涉世與人爲徒。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
 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
 忍奸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于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耶。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

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

執事按辨惡當作辯

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勝于已者可師。拙于已者可役。愛于已者。知善而不知惡。憎于已者。見惡而不見善。

強辨者飾非。不知過之可改。謙恭者無諍。知其善之可遷。

善惡在自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而有瞽瞍。堯與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交友

之間安可不擇。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朝培暮植，猶恐蟻漏之易壞。若汎濫不固，一傾而不可復也。

近世士大夫多為子弟所累，是溺于愛而甘受其謗。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子諍。子弟不肖而不能令，是納于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兄之罪大矣。

綺語背道，裸學亂性。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措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襍，賞罰不當，求治亦難矣哉。

執中坡 邪正措邪論語所措 直錯諸枉是也 論語為政篇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君直錯諸枉則民服君直錯諸直則民不服又顏淵篇樊遲問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君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義有天下選於衆者伊尹不仁者遠矣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予奪者，上之柄。臣不得專，賞罰者，上之權。其可私以循人乎。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弗服。

富貴在天，取捨在人。在天者聽，在人者斷。良善者聽之，道謙損者斷之本。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為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吾視之如鶩也。一簞食，飲之則飽，飲之則醉，飲之則死。其樂也。曰也。出語雅也。篇朱註曰：簞，竹器，食飯也。瓢，水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果故夫
子再言矣哉回也必深
歎美之

聖賢師心。不師迹。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迹。不師心。雖
時同而術異。
目主明。五色可以盲其明。耳主聽。五音可以聾其聰。非
耳目之罪。心不正則視聽狂。聰不聰明不明也。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
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為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
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反寔。
憂國者不顧身。愛民者不罔上。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強辨足以惑衆。以無為有。以有
為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君子獨立而持正。故助之者鮮。小人挾黨以濟私。故從
之者多。

君子周身以道。小人周身以術。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
亦寡。其遇亦難。吾孔孟是也。

趨捷徑者。不問大路。喜佞言者。不親正人。
得天地之至和者。為君子。故溫良恭儉。秉陰陽之繆。蓋

離經曰捷徑必害步
註捷徑也徑小路也
唐書隱逸傳序曰放利
之徒假隱自名以施祿
仕者相摩於道至善終
南山高士為仕連捷徑

高尚之節甚焉
唐虞夏祿用始隱終南
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
複曰終南乃仕宦之捷
徑也

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
百家為党二千五百家曰
州周禮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四閭為族

者為小人。故凶詐奸邪。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智不足而才有
餘。智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善惡之性不可易。如水不能燥。火不能濕。形色語默之
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于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之
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
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
識。專于緝綴。有不知父兄子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

艱難者。盜經典于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
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愛親者。所以孝于親。愛民者。所以忠于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
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我心不
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已于富貴。
大丈夫見善明。故重名節于泰山。用心剛。故輕生死如
鴻毛。

論語表伯高曾子曰
以能同於不能以多同
寡者若無害若虛犯
而不校之云朱注校計
校也
揚明云犯是以非理
來相觸犯不校是以
他計較。講述云不校
非自護其短。非自
處其長。蓋心胸濶大
萬物一體。即有橫逆之
來。活然視之。心中都不
曾計其孰短孰長。

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君善責臣者。責于冗賤。蓋嗜慾
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在
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
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如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言不可
不慎。術不可不擇也。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况

處八達之衢。為萬目所視。畏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
也。

誠無悔。怒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辱字之病

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
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
君子。

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
豐。是故聖人惡要譽。君子恥姑息。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于口惠。利近或幾于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舉世疑致小字之誤

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而後已。

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于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晝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人也。晝之所為。夜不敢思。行險蹈禍。以苟僥倖。其小人之徒歟。

路玉篇蒲北匹豆二切
僵尸也小補分會薄回
切頓卧也薄侯切斃也

沽虛譽于小人。不若受之于天。遺貨財于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為己重者。不知利物。

不欺不吝。不隘不強者。可與人為徒。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是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為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

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辨。知此者全身。昧此者蹈禍。

合天地者。或不能周人情。圖近利者。必知其無遠慮。

孰中按辨當作辯

晉書卷九十四列傳下
四傳傳上載陶潛傳
在晉書○文選卷五十七
顏延年所撰陶徵士誄
寫誄曰靖節徵士善曰誄
法曰實樂令終曰靖好
廉自克曰節
訥如骨切言難矣遲鈍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振頹俗。
蕪蕪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王
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古忠臣義士等。何耶。
豈顏氏子以退為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踈。寧踈于世。不可悖
于道。
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苟見道
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行言

彩者說文文章也。增句
又精光也。曰文也。

瘼。五言。誤。洛。切。病也。爾
雅注云。東。齊。瘼。病。曰。瘼。

語之下。
求師問友。急于教子弟者。始于章句。中于文彩。終于科
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曹然如冥行。豈不違吾
宣聖之言乎。
人性如水。曲直方圓。隨所寓。善惡邪正。隨所習。富貴聲
色。皆就下。不勞習者。人若非見善明。用心剛。強忍力行。
則決堤壞防。不流蕩者。幾希。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于貴游。索
寶玩于寒士。艱哉。

恪也。恭也。謹也。

包曾何句。蒸。憐。頭切。說文草也。條曰。今落葉。或謂落葉初生可食。不雅曰。蒸之科大為樹可。落帝爾雅。北山有。皆似王芻。充州。菑。又。可。為。杖。○。包。曾。霍。卡。之。也。字。彙。云。豆。葉。根。中。按。待。大。雅。思。有。扁。云。不。顯。云。臨。宋。注。不。顯。禹。隄。之。處。也。所。謂。不。欺。暗。室。者。即。不。顯。云。臨。之。謂。也。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蕪國何以足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

恭而勞夫和而莊婦貞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

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

遠是非者忘臧否

不欺暗室者肯自欺于心乎不媿屋漏者肯有媿于人

乎不欺于心無愧于人庶幾可以希君子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

義而樂貧賤

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

者殺身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身之中有小疾痛則鑿卜雜進愈而後已殊不知烹宰

物命以快口腹豈不甚于己之疾痛乎戒之哉戒之哉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

入畏憂患者檢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君子小人。不並用。如薰蕕不同器。用君子。則遠小人。用小人。則害君子。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于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于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瑞

世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而不可防閑。豺狼之不若也。

善惡之報速。則人畏而爲善。天網雖勿漏。恐太踈。則流中下之性。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明出處者。可以保身。輕死生者。可以守節。

梁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服人服人不自其服人而服人無常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寔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慾不能節。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去。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華佗滌腸而愈疾。輕以性命託庸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哀哉。狹中按鳴字作鳴字之誤

狹中按廢字作廢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閑廢皆仕官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為哉。廢至為方吠切。病病病重也。女相妬于室。士相嫉于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爭。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為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為無識故也。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溉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尚爾。而况于人乎。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士之操守。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巧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毒人而人不知。

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勿漏也。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安則爲之。

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路。居處于是。出入于是。踐履于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辟邪侈。本自賊。人必輕鄙之。

莫尊于事君。莫嚴于事親。莫遠于天地鬼神。莫疎于禽獸夷狄之屬。一于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內不溺于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于朋友者。事君必忠。專于事君。莫敢于事。賤于天。故其德莫敢于貪。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養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善人種德。降祥于天。惡人種禍。貽殃于後。妻子之書。可以示朋友。衽席之言。可以白神明。俯仰無愧。君子之樂也。以巧得者。不肯以拙守。過巧則失。以力進者。不肯以守。

退力窮則墜。

人欲有所為。不必謀于人。當謀于心。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若我心為可。則人亦必以為可。或人心有不可為者。我豈可為耶。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擴而行之于己。猶發而施之于人。豈不美哉。放棄而不知求。埋藏而不知用。是誰之過歟。天下無甚難事。若度已而取。量才而授。事罔不濟。若責聲者循聲。瞽者司火。非不為。是不能也。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小學禮言皆無周禮中名教注名教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也誅知俞切責也

大匠掄材。梁棟榱桷。非一律。良醫用藥。溫涼補瀉。不槩用。譬猶造屋瓦者。不可為盤盂。鑿柱礎者。不可琢璞玉。似是而非。非工之過。用者之不審也。出必告。反必面。昏定晨省。問寢視膳。是人子之于親。無頃刻忘也。今士大夫之家。子弟幼則視乳哺。長則命師友。非不愛也。及其一命在身。則挈妻携子。從事于外。以親為客寄。父欲子之進。而忘其愛。子欲自致顯官。而忘其親。是父不父子。子不子。豈不為名教罪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固不足誅賢父兄之過。亦多矣。

用過其才則敗事。事過其分則喪身。量有餘則不隘。力有餘則不乏。德有餘則不爭。色有餘則不妬。

執中每行藏夕之秋疑

誠彼寄切存也

用舍在人。不在我。行藏在人。不在我。在我者道。在人者時。

言心聲也。心正者言直。心詖者言誕。心不公者言不中。理。心誇大者言不究實。執中每行藏夕之秋疑

事君如事父。以寔不以文。以誠不以巧。尊而畏之。愛而敬之。尊則不敢欺。畏則不敢侮。愛則不忍隱。敬則不忍

犯。

伊呂起耕釣。傳說舉版築。湯文高宗。致治之本也。漢高祖得先聖之心。故用蕭何。追亡臣為將。削平禍亂。與黼藻太平。舉措不同。

欲飽暖者。治農桑。興王霸者。圖秦晉。農桑者。衣食之本。秦晉者。兵馬之區。

卧重冰而厚裊褥。耽大慾而儲葯石。知所患而不知所畏。宴安之惑也。

不深耕易耨。難以責天時。不正心誠意。難以服衆議。

西島古經云。獲補間評云。年昔問人。藥石之美。若者多不同。夫藥固無可疑也。若石則任石也。昔王僧虔多藏故事。侍即金允起問。訪以任石對曰。古者以石為針。不用鐵也。豈知任石可以刺病人有病。患有用藥者有用任石者。此所以謂之藥也。余按說苑建本篇云。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是正以石對藥。石之為任石可知矣。

有違于親者。不足以言孝。有欺于君者。不足以言忠。有慾者無剛。有私者無斷。

養剛大之氣者。不溺于富貴。明取舍之義者。不戚于貧賤。然後可以斷大事。立大節。豈小大夫所能。

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

按中按鍛字作鍛。鍛多切。推鍊也。字彙。鍛磨也。又白。治金。

貴賤有分。大小有量。分在天。賤不能貴。量在人。小不能大。君子修己以俟天。小人怨天而不度己。

憂國者不謀身。周人者不私己。

孰中按小大之大當作大字之誤。

君子去取以是非。小人毀譽以好惡。君子合以同道。小人合以附已。

事無大小。理在其中。當理者。必能踐其言。而卒于成理。不當者。雖詞窮力竭。而終于有畫。

孝弟忠信。立身之大本。禮義廉恥。行己之先務。

竊富貴以巧者。甚于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于焚溺。

忠信似苦味。之則有理。捷徑似直行。之則背道。忠言難于求人。直道惟可行已。

省心雜言終

藻嘗謂踐履之學。見于日用。其本在于正心誠意。其效小用之。以齊家。大用之。以治國。乃是聖賢相授受之心法也。河內李公太中先生著省心雜言一編。以貽訓子孫。始終不離乎孝弟忠信。仁義道德之說。踐履至到。發而爲言。簡而有法。與大學篇相表裏。先生不以藻爲愚。暇日出所藏。以相付授。竊怪子房跪而進履。老人夜半授以兵書。未免教以殺人。雖富貴可獵取。非藻所願學焉。是書也。實聖賢心法所寓。如老子之言道德。聖人將有取焉。

乃刊而集之。以公其傳。吁。今之學者。文有餘。而實不足。涸源蹙本。能踐其言者鮮矣。微此書。何以見聖賢之心法也。夫。門生右奉議郎。權通判興元軍府。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馬藻。跋。人有過。已必知之。已有過。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久。畏憂患者。檢身。善哉。言乎。此省心之要法也。李公生于太平之世。富貴之家。老于南遷之後。故其所自得者如此。嘉泰甲子二月戊午。江陵項安世謹書。

君子之學。必盡其心。而後能知其性。然心難盡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可畏也哉。今李氏之學。省察之功。見于日用者如此。其殆庶幾乎。嘉定壬申歲重陽節日。荆江樂章書。先大父敷文。平居自號省心。雜言一編。皆箴規訓戒之辭。岐岡兒童時。尚及見其手藁。板行于蜀。名公鉅卿。書其前後者非一。士大夫愛重之。以其本刊于池陽。于新安。皆以為大父之文也。嘉定戊辰。岐岡調官都城。見書坊。有刊小本。鬻于市。以為林

榆玉篇身珠切揚史字彙引也
又榆揚蒼言也

和靖之作。按和靖處士。隱于西湖。以詩名。坡谷淮
海。皆稱道之。設有此書。諸公樂善好賢。豈不榆揚
而贊美之。而和靖畧無一字自叙。一以為品題者。
不知妄人俗子。何所據而云然。甚可怪也。岐岡通
守邵陽。敬以舊本摹俗之惑。使來世鵬冠晏子。春
秋之疑。尚于是乎可攷。嘉定壬申仲秋。孫奉議郎
通判邵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
權州事。岐岡拜手謹識。
景初四世祖。提刑敷文。乃丞相文和公之介弟。生

僕字寧曰奇也大也

句會曰秦漢以來。若呼
秋。秋相呼。亦為御。蓋貴
以來。御輩下已則秋。御

臣以御
之也。唐

長太平。中更憂患。稟賦厚。而神氣正。識見遠。而界
限明。抱負偉。而發舒奇。經涉多。而酬應定。人不知
其為貴人也。是以仕建紹間。歷事三朝。險夷一節。
疊被玉音褒寵。曰。朕知卿所至。有愛民之譽。又曰。
卿平素愛民。一時縉紳歆羨。年踰耳順。力上掛冠
之請。人以比漢二疏。優遊林下。壽踰八袞。人以比
洛中諸老。晚年書所見于座右。凡數十條。以訓子
孫。名曰省心雜言。明白洞達。沉著痛快。雜之語錄
中。莫辨刊行已久。景初王父。通守古邵。亦嘗鋟梓。

不自意萬里流落之餘。往蹇來連。連山水郡。唐韓昌黎劉賓客。我宋濂溪周元公。南軒張宣公。或宦遊。或客寄。轍迹猶香。膏馥沾句。士皆希古。則是編又且鋟梓。昔五峰胡先生論通書之指。人但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見其文之真。而不知其義之精。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雜言以之。東坡蘓先生作王氏三槐堂記。嘉其四世孫鞏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景初媿焉。敷文公名與字及出處。大槩見諸太史氏書墓。今併刻之。省心乃其通

號文和公名邦彥。擢進士第一。寔政和宰相云。景定三年。太歲壬戌。良月朔旦。四世孫朝散郎知連州軍州事。節制屯戍軍馬提舉民兵借紫李景初拜手謹跋

此從蘇切

雜言共二百二十八條。小子曾_{別字}巖復之熟之。旦夕筮仕蒼梧。在輿則見其倚于衡。猶以六經佐三尺法。下元日景初又識

去不元日景時又編

堂五卷熟亦與限且其餘于論議以六議為二天

蘇若共二百二十八論小子曾故其公議文世之

其手對題其百之廣而不知其論議之精與否

歐軍機專論論中其軍議其舉其共其論其其其

家三平太獄士其其且四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文政十二年刊

